

散文诗

诗的余絮

■王猛仁

蓦然回首，心的彩翅站在冬的屋檐下，一只看似疲倦的夜鸟，正水晶般地灌注着花朵的走向。

满眼的迷魅，从光年的地平线上匆匆走过，带着晨起的清冽。

时间之翼扑打着浮尘，沿青石之路，频频闯破遗漏在桂花林里的怀想，鼓动着我的灵魂飞离红尘。

而事实上，多少年前，浪迹如浮萍追踪着天涯之旅；多少年后，记忆之舟亦如细碎的伤口，被时时搁浅在柔软的草地。

没有生命浩荡，没有无限辽远的风景，没有招惹心扉的诗之曼妙，没有让生存的空间滋生出圣洁的力量。

只有在精神隐喻的现实，摇响续延千年的风骨，让故乡的那双明眸立于枝头，为自己或者为他人抒情。

有时，一声沙沙的雨滴，也会敲碎久远的沉默，敲碎宁静的心之潮汐。

在通往创造的途中，我会想起被潜藏的爱，想起那些最细微的满足和最完美的展望。

生存的跋涉无处不在，且适时地撩拨着曙光的节奏，永不停息。

烟蒙的薄纱，轻罩在来路；夕阳的余晖，洒落在身后，模糊并明亮了我的眼睛。为我，为我们寒冷的初冬即将带来一个诗歌的春天。

当我试图忘却书写的时候，俨然一缕黄昏飘忽的烛光，骚动着无名的落寞或喧哗，一会儿波澜壮阔，一会儿高耸巍峨。

飘零的落叶在静静地黄，一点一点的。有时，一声喟叹，一句吹萎了的盟誓，可以让一些久违的文字从墨迹上突然惊醒，唯内心的暗伤与激情，无视风雪。

当年那一声庄重的挂满故事的惊雷，总颤动着行走的瑟风，既未沉下，也未浮起。

远方天空的幽幽喟语，不断地诉说着桃花三月甜甜腻腻的嗔怨。

从烟燎不散的池塘边飘来的清香缕缕，写满了大地的颂辞，让无数幽幻的生灵，飘泊于树影浮动的河面，弥漫淡淡的挥之不去的香。

此刻，我像个梦游的“王者”，在飘渺的夜雾中游荡。没有月亮，没有星光，没有惬意的晨钟暮鼓，没有腐蚀心性的忧伤，没有惨恻阴沉的绝望，甚至没有一丝畏惧。

满天的萤火闪闪发光，在丰腴的时间里，抽抽噎噎，面露羞涩。

我的步伐挽着深挚的信仰，在虚幻之处与云朵一起追逐。

在空泛的日子里，乘煦微风，飞离幻异的灵魂，以及一杯酿成弥醇的美酒，演绎一场渊源至深的振翮回翔。

一纸天真流荡的信手涂鸦，一阙妙不可言的心灵佳章，可以相互说话，可以相互交心，可以欢呼，跌倒，爬起，站立。甚至，指引着魂，牵扯着魄，一路飞奔。

好的诗人与好的诗句，可以让我少些冥顽邪孽的臆想，可以让我文字里的温度瞬间灼热起来，继之留下满是泥土的芬芳和生命交响中的火焰。

平日，我心摹手追的散文诗大师如云朵般散乱不断，变幻无穷。

——这是善良，这是灵性，这是真情，这是炽爱，这是你怀抱里，亲吻梦境的安谧。

自家小院的那棵木瓜树，早已感染成一尊风景，缤纷万象，丰满多姿。

我天天在诗行里行走，脚步那样轻，那样轻，仿佛天空中流动的韵，啜饮着经年不变的深邃的腹语。

看似久违的相望，一任一股暖流，一股《大河诗歌》的暖流，轻叩心扉。

选择或者寻找，都是为了一幅更为辽阔更加壮美的去处。

捕捉。深藏。把玩。远遁。

那抹月影深处的流云，让我忘了世界，忘了时光，忘了花卉草木，忘了岁月筑成的

屏障。

走进生命永恒的美丽，却并不难听出当年纯情如初的节奏。

人生是一部大书。因了诸多飞扬的文字，才有了沉静而又热情的成熟。

窗外，一杯酿了三十年的柔情蜜意，在今夜，被我痛饮。

诗歌与爱情，是天底下最柔韧的东西，一触碰，她就会在我温热的怀抱里消融。

诗声墨韵不会从荒芜中传来，我的心结依旧安定如昨。

静听心灵音符的颤声，在不断交替的闪烁中，在你必经的路上，用一根意识的触角，感知生命里的又一次飞翔。

在相向的静止中，旋转的阳光踉跄而下，惊醒了沉睡中负重相思的鸟鸣。

依然是梦里如故的微飔，依然是远方漾起如花的笑靥，依然是悠长悠长的心巷，依然是静候着你的跫音。

时光在焦灼的目光中特别漫长，那句温馨的吉语，总能涌动出动人的旋律。

一章不算冗长的散文诗，有我散碎的文字和满腹的心事。

我天天怀着虔诚的敬畏，将她礼赞。

她出于仁慈，解救了我这空泛的、散淡的、虚饰的灵魂。

同时，又让我有了平和、安谧、富足以及依次向上生长的欲望。

天，微亮。浩瀚的时空里，只有诗书，一路相随。

是为迎接你光临的风影。

路上

■董海波

行进在路上，理想在路上，行动在路上，这是现在流行的说法。但在现实生活中，我特别怕行走在路上。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回家要经过老城区，每天上班开着车走在狭窄的路上总是揪心的，每过一个集市、一个学校，在骑着三轮车的大爷和骑电动车的行人中挤出一条缝隙，总是惊心动魄地通过，生怕碰到别人，或伤了自己的爱车。

在路上，交通问题也时有发生，不少人吵闹着、厮打着，好不容易通过之后，总有赵子龙七进七出的感觉。走多了，慢慢也发现一些问题。我从家门口那条狭窄的小街道穿行时，总能感受到路旁小贩和行人异样的眼光。过去的小街道虽然狭窄却也安静，现在成了被城管赶得无路可走的小贩的天下，每次进入不得不经过的小街道，让他们让路，他们都语带不忿。你一辆汽车也要往小街道里钻，是你不识路，还是要找

我们的麻烦！他们一定觉得，你坐在车里暖和和，我们在外贩菜，天寒地冻，风吹雨淋，你干嘛还抄近路，在我们跟前挤过去！

每次，我都苦笑，我生于斯长于斯，只有此路一条。可他们从心理上认为自己已经被逼无奈，被赶到这里，认为这是自己最后的地盘，神圣不可侵犯。但事实上，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我们大都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眼望一隅。在路上，开车的人认为这是自己回家的路，要让车能快速通过，想要回家。路边的小贩却认为，他要先保证自己的生计和安全，不行就有拼命的架势。从通行的小路可以看到中国前进的大路，总要有利益上的分配，大家都从自己的想法出发，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些事，积怨已久，一言不和就要开打，更有甚者一些人在网上“叫嚣”，想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

真是令人骇然。

很多人很向往欧洲，认为是今生必去的地方。欧洲的建筑可以保留一千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但建筑上能体现的只有五百年的历史，故宫、长城的重修都在明朝、清朝。很多古迹都是后来人仿照过去的建筑重新修建的，唐宋亦少见，秦汉更不可得，原因就在于中国历朝历代总是经历大规模的战乱，人民的财富、结晶毁于一旦。假设历史可以重演，中国的战争少一点，破坏小一点，中国人民的建筑会多保留一些，我们能看到唐朝的大明宫、宋朝的樊楼，那将是一个令世人无比向往的状态。

就像往事已去不可追，农业社会破坏了，损失尚还能挽回，土地还可再种，工业时代，大量的煤炭、石油资源如何再生？只希望社会上少一些戾气、暴躁，少一些破坏，让中国的结晶永存，让人类的文明永在。

成都纪行

■徐桂荣

望江楼

在这里种上竹子
在那里也种上竹子
今年种竹子，来年种竹子
年年岁岁，只种竹子
竹子与竹子连在一起
就是溪洞，就是江河
就是汤汤而流的光阴
“枝迎南北鸟，叶送来风”
一个人，望江楼上独坐
望江，即是望竹
望竹，亦是望江
望来望去，望穿身前身后事
望穿红尘
于是，随三五初生皓月而去
渐行渐远
只留下绵绵不绝的竹影
给后来人

草堂

其实，真的只有几间草堂
就足够了
遮身，避雨，泡茶，饮酒
种菜，养花，居家过日子
诗人首先是人
普普通通，灶台篱下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当离乱成为注脚，苦难成为土壤
草堂的每一棵草都是养分，肥料
滋养着这难得的幸福
绽出永不凋谢的花朵

至于读书，写诗，放舟，浣花，牧鱼
怜惜“李生”。或咏赞蜀相
那是偏居红尘一隅的人
终于安静下来
找到了隐没在体中的
另一个自己
他叫杜甫，又叫诗圣
青青史册上，唯一与这草堂
相宜相配的主人

其攘攘后来者
在草堂前拍照，留影
并深深，深深地埋下头颅弯下身子
将他用文字酿就的蛊毒与蜜浆
再细细地啜饮一次，品尝一次
放在心里，血液里
带走。不留一丝印痕

问道

在青城山山顶
一株灯笼花开得正好
一株灯笼花挑着数盏小灯笼
退居矮墙一角
绽放着温暖迷人的光辉
看见她的人，都不自觉地
俯下身子，弯下腰来
一边啧啧称赞
一边用眼神、肢体、相机
向她膜拜。我相信
看见灯笼花开的人
就看见了道。我相信
费尽周折，问山问水
最后辗转来问道的人
只要问一问灯笼花，为什么
如此葱茏，安静，美
就自然知道，道是什么

